



史通卷第十九

外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抵忤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
錯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敘事乖理三曰
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為雜目
類聚區分編之如后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
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躰四



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敘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粦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按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粦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記而下云魯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准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齊侯于厲按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爲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公今引史記居

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其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按班書爲志本以漢爲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於佗代則云某書其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敘火不災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敘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踈泊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爲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爲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尔求之盡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躰也

按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云
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威好為聚
鶻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為首夫一言可悉而
再列其名省則都損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
記之不同也

第二科

敘事垂理者其流有五一日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
曰虛編古語詞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他述四
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准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

而燕妻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
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
用之按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即其効也
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汝齊語智伯曰齊高子
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
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弊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載
至此更無佗說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
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闕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

學者疑丘明之說有是有非汝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為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來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為失國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求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其諸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他述者也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垂暈生之辭按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又

此科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煞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敘雹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輒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拏章句錯揉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按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

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武稱元

鼎每歲皆書始云元鼎二年二續云元鼎哀曰建

平同年必錄始云哀帝建平二年續後云哀帝建平

其事也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准者也

第三科

釋災多濫其流有八一日商雉前世全違故實二日
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日敷演多端准的無主四日
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口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日
考覈雖謹義理非精七日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日
不循經典自任曾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
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
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按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
甚故右宜竊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

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已
出譬夫近代奔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
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妻施爵賞坐貽妖
孽謂得人之情偽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雉前世全
違故實也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
昭不戚而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一年九月大雩先
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按大夫蒐于
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後
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常事而坐延災青歲月既

遙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和寂為奇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志云嚴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毋姜與元齊侯灌共煞桓公嚴釋公讎復聚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有乘丘水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謂七年魯大水今年宋大也按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邵夫以制勝克敵策勲命賞可祈禱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

水亦謂七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

大水其失二也况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

為辭終以宋師為應前後靡定向昔何倚其失三也

夫以一災示青而三說竟與此所謂敷衍多端准的

無主者也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為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

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

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

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

武帝元封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

史記卷之第... 六

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閱恤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貸之因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爲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按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苟有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者也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畦孟以爲當有庶人爲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

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爲天下推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之姓推者也昌邑見變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折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志云成帝建始二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踈闊今聊演而申之按女子九

歲者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
入北司馬門上殿者王莽始爲大司馬至哀帝時就
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入司馬門而上殿亦
由從司馬而升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爲
略何甚此所謂解釋雖儻義理非精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妊三月兒
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毋掘
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解釋按人從胞
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成數前後有定准至在孕哺
爾遽發啼聲者亦由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

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猶物有期
運已定非誅剪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
以小女陳持弓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嗇者
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際豈非唯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壤梁山云崩
鵲退於宋都龍交闕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
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于時有識君子以爲
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
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

輔申它說以茲後學凌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
昆爭知媿者以今諺日第與兄爭媿字而班志尚捨長
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
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習懷也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
曰兼採左氏遺逸其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志云庶徵之恒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為
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鷓退飛是也案舊史稱劉向
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

周木斯按鄭車債濟風之為害被於尚書春秋向則
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恠歷叙群妖兩
鼈為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宋雀
生鷓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略重蓋學有不周識無通
鑑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
如血干公在職亢陽為旱在紀與傳各具其祥在於
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左傳云宋人逐撲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它有
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伯辰以蕭叛班志書此
二事以為犬馬之禍此一事是與生自按左氏所載

斯流定案如季氏之逆也。由閻鷄而傳芥衛侯之敗也。因卷鶴以乘軒曹亡首於獲鴈鄭然萌於解龜郤至奪禾而家滅華元煞羊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也。

按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青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狗未遂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所定多日九一十九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

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它比皆可知。又按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誠將來

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地震石隕山崩雷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為禍桃李欲直敘其災而不言

應載春秋時日蝕三十六而不言其應又忠帝一十四年

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初二年和四年

皆地震石隕九十四年元帝永初二年和四年

山崩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芥燕烏死成帝

年大雨水二河平元年長安有人狀甲兵擊繫

不其應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敘相如則舉其

郡縣蕭曹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謬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略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域之為惑穰之為隕五石者齊王子之微崩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命葬成伯來奔元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為禍諸如此事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為詳焉

五行志駁第一

春秋時事遺誤最多摠十

魯文公二年不雨吐火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三日候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

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按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陵射王中肩楚絕也茅觀兵問罪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誓降衰周使臣遊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春秋成公元年無水明氏以為其時王子札煞召伯毛伯按今春秋經子札煞毛召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云無水亢有三載春秋昭公

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微舒殺君楚嚴王嚴即皆依本書不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闕門而待之因滅

陳陳之臣子災毒恨在甚極陰生陽政致火按楚嚴王
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踐田之謗取譏隗叔
終有討國之思見賢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按陳
前後為楚所滅者二始宣十一年為楚懷王所滅次
昭八年為楚靈王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惠王所滅今
董生誤以陳亡之仗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
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魚易四上嚴之下至於靈
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惟三年
誠則勒矣差之千里何其闕哉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楚嚴

始稱王燕地千里按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荆方
又歷文成繆三王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為王已四世

失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釐

文宣釐即其字也下同九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

桓三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敘事有違亦占候

矣中者矣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

釐公末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弑君陰魯陽之象

見釐公不悟遂後二年煞公子赤立宣公按遂之立

宣煞子赤也此乃文公未代輒謂僖公暮年是世懸

殊言何倒錯

春秋釐公十二年曰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城祀
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局為城祀城之孰
城之蓋徐莒也如中學所釋當以公羊為本爾然則
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祥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
公時杞尚在云
春秋文公元年曰有蝕之劉向以為後管城江按本
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
南裔與楚為隣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
難通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弃之堤下宋

平公毋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

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庚諛太子座而煞之在事

襄二十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昭華元出奔衛

昭劉向以為時則有火災赤青之明應也按災

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

在成十五年參諸蕪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

六年而與華元奔晉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

焉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隱鼠食郊牛角襄公十

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為自此後晉為難

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為溴梁之會諸侯不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為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溴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米班固以為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政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入於國權之謂侯政大夫盟政大夫大夫之不正也按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相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殺梁為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知政由齊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

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為訛說多肆侈言似云君若綴旒臣將口甚何其妄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夫衆心以執死後莫敢復責其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事晉國晉君還事之按晉厲公所屍雖三卻耳何得誅四大夫者哉

又州滿既死今春秋左氏下守作州滿誤也悼公嗣當為州滿事具二仲續書志

立選六官者皆獲其事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陽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公然在已

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刑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
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乎誣之甚也自
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也乃
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執自取淪辱也豈
可輒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

哀公十二年十一月有星孛東方董仲舒制向以爲
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
角亢大國之象爲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
按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
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襄公爲田和所滅又

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百
餘年辰象所躔氣侵所指若相感應何大踈闊者哉
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越
滅吳魯遜越云云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
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
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
晉連名惣以六卿爲目殊爲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
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
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
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紀

難記而學者遂疑纂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
灾祥用相符會白珪之玷何其甚歟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煞草成公五年
梁山崩七年麇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遂魯
昭公卒死於外之按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孫
本所不預况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
道貫幽明定爲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
夫以罪申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左
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闔於鄭時門之外之涪淵劉向以
爲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

其衝不能脩德將闕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
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德
銷灾之道也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
雖強暴未慢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爲
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爲始鄭居河隸
地匪夷唐謂當安衝殊爲乖背永諸地理不其爽歟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爲時宿
在畢晉國象也云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
載於經案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
有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定得云再蝕而已又在

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
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
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爲先事陳侯之第招然
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
書陳火它按楚縣中國以爲邑者多矣如邑有疑見
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爲名者哉當斯時陳雖昏亡
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做其名猶不見鄭裨竈之
說斯矣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丘十一年而遂亡此
其効也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

於國史豈可復謂之陳乎

史通卷之第二十

外篇

暗惑忤時

暗惑第十二十四條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矣夫髮經炙炭必致楚灼毒味經時無復煞害而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爲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

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有必至雖太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阢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

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按太史公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雅邪

又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為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召薪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竄隆異等修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做偽伴有遷革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眉目口

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魯無疑惑者邪昔陳
焦既亡累年而活秦謀從縊六日而蘇遂使竹帛顯
書今古稱恠况叔敖之歿時日已又楚王必謂其復
生也先當誥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豈有
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
類夢中行事豈人倫為者哉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
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芭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
呼以謚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按左氏傳石碏曰陳

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
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
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為筆削若田氏世家之
論成子也乃結以謚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
革故獨舉其失以為標冠云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
弟子相與共立為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
昔天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長無子
毋為取家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
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哩然無應弟子起曰

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我言語師商可方回賜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推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借於十哲逮尼父既歿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接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名無先覺悲夫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徃徃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讎怨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侯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按手房少也傾家結客爲韓報仇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爲屬群小聚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爲禍亂密

言臺上猶懼覺知群議沙中何無避忌爲國之道必
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盡
當時實有其事正如複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數
演妄益其端耳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

云

難曰按盆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
也昔大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
其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爲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
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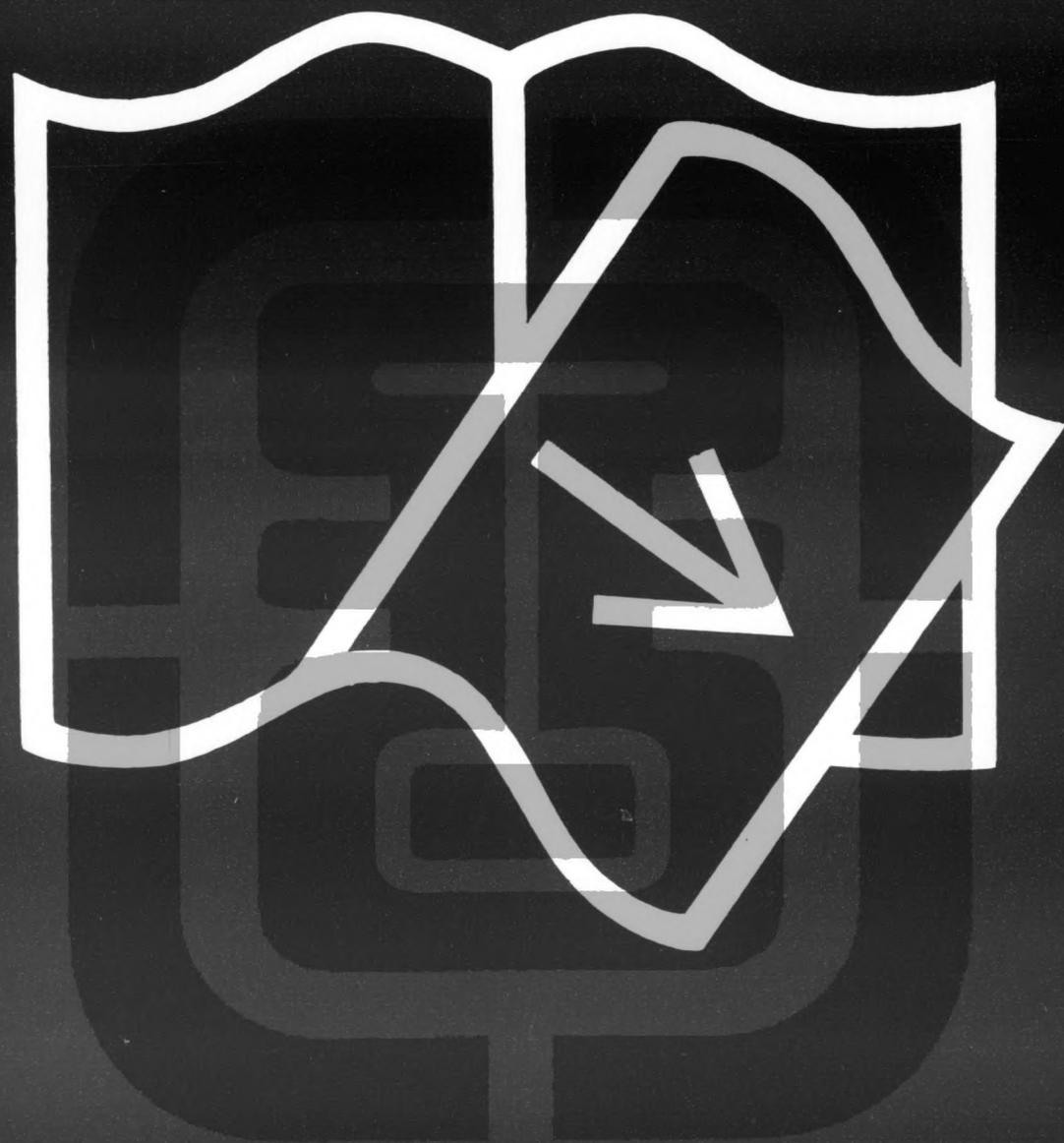
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
送至郭外問使者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
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止於野亭頃期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按漢時方伯儀比諸侯
其行也前驅蔽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聚填咽彼
草萊稚子齟齬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惶失據
安能犯騶駕凌檐惟首觸威嚴自陳襟袍其不可信
一也又方伯按部舉刃振肅至於墨綬長吏黃綬群
官率彼吏人頽然佇候漁復掃除逆旅行李有程嚴
備供具憇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止無常必公私關

擬客主俱窘凡爲良二千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
赴數董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
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蓋亦事同大夏訪
諸商賈不可多得况在童孺彌復難求群戲而乘如
何克辦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物有三科推而論
之了無一實異哉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
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
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
乃追殺使者云

難曰昔孟陽臥床詐稱齊后紀信乘蘇矯號漢王或
王遘屯蒙或朝羅兵革故權以取齊爭非獲已如崔
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
其舉措况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
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瞻也又漢代
之於匈奴其爲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
猶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煞其使者不顯罪名復
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
爲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
同綸紼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



缺

p7

猶所不爲况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

凡開言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

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故特申掎摭辨其疑誤者

焉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爲此說

又魏世諸小事皆云文鴛侍講殿瓦皆飛云云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懼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

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鴛武勇遠慙項籍况

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擔瓦皆飛有踰武安鳴

鼓且瓦既飄墮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群臣焉得

歸然無害也

又晉陽秋曰胡質爲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之見

父卜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爲路糧威曰大人清高

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爲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

也名以定祿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

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鍊

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儉

著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

如張湛爲蜀郡東折轅車吳隱之爲廣州貸大待客並其類也必以多爲證則足可

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縕一日囊橐而多藏錙帛無

史通

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卧布被食脫粟飯
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佞亦
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繆矣哉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
求止籍留與决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及葬食一蒸徒飲酒二斗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
一號因復吐血數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惟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
但以首經未幾悲荒遽轉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
也况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

宅居里巷者猶停春杵之音在鄰伍者尚申匍匐之
救而爲其子者方對局求决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
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旣臨泉穴始
知摧恻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
朝夕孺暮盞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耳旨在念
則筋肉內寬醉飽自得則肌膚外博况乎溺情純酒
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蓋彼阮
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
人以其志操尤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
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
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
呂虔徵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
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
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
未清時事耳有魏受命凡三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
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
甲年垂耳順更加六十六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
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

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別駕止可二十五六
年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
被徵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
年乎必謂祥為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
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
無一符會也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群儒之別義練
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願索隱然後辨其紕
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敘事也唯記一
途直論一理而于植自顯表裏相乖非復抵牾直成

狂惑者爾亦天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
滯或採彼流言不加詮擇或傳諸終說即從編次用
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生
如邪說害上虛詞損實小人以為信爾君子知其不
然語曰信書不如無書焉為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
容易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六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彙武弄權妨娼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
家而縮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擯當時為中名四
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

發日逗留不去守司表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或有
譖予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
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
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脩國史蕭肅至忠等諸官
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
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玉素臣斯
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墓中朝江左
王陸干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東委於和張宋齊應
錄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
亡舊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

家其流蓋廣莫不願彼泉藪尋其技葉原始要終備
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書盛
言矜其費躡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
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
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
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
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籍以
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
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
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

士有倖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駭每欲記
一事載一言皆闕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
汗青無口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
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
所修載事爲博妄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
詢採而左右二史關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
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必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
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
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
史之書絀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

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
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
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
筆未栖毫而措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劭
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
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
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
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
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
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揚令公則云必須直

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
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坊以史置監修雖古無
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惣領之義耳如
創紀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
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
逸宜均揮鈔奮墨勤惰須等其表其篇付之此職某
傳其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
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
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
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

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詩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
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
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
手切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最
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詆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
記言之職者正爲此爾抑又有所未諭聊復一二言
之比奉高命令餘名修史其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峯
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
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寂惟寞乃使記事

記言苟如其利則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筆門可
張羅府無堆按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必
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鎗鎗皎皎故推爲首敢
就如斯理亦有其說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
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奸臣
遂使官若上牛棄同爲狗建鑿與西幸百寮舉從自
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
我已矣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旣
而駟馬入函關掛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雖
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愧明公旣位居端揆

望重台衡飛沉馬其顧盼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祈
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播紳縻我以好爵其相見也
直云史筆闕書爲日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爲勞今之
仰追唯此而已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
乎昔劉炫仕隋爲蜀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君
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
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
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饜而我餘瀝不露
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輒敢方於鄙宗
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

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又人之品藻
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
非隱非吏雖守愚自得寧以克誦櫻心但今者黽勉
從事攀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
隗始其義安施僕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
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爲恨况僕
未能免俗能不帶芥於心者乎當今朝號得人國稱
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旣
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彈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
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

下哀而許之至心得書人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
許解文任而宗楚客崔沔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
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史通卷第二十終

跋新刊史通

同年儼山陸子牧蜀三越月嘗病蜀本史通
難讀乃公暇釐訛舛脫變其繁蔓間勸決其
譏舉前失之失辟與弼一號令子儀軍氣色
益倍寒朗平反楚糾群疑亡而多理出蓋其
沉酣史館者三十來年才擅三長稍出緒餘
即義例峻凜論嚴而恕作史觀史之法斯備
嗣今學史其知務任證據豈直嘉惠吾一方茲

一時焉耳矣截短於爲材其長也自足於用也子玄復生當喜焉價何庸乎釋蒙

嘉靖乙未中秋日內江高公韶跋

題蜀本史通後

深在史館日嘗於同年崔君子鐘家獲見史通寫本訛誤當時苦於難讀也年刀既往善本未忘嘉靖甲午之歲叅政江藩時同鄉王君舜典以左轄遷自川蜀惠之刻本讀而終篇已乃采爲會要頗亦恨蜀本之未盡善也明年乙未承乏西來得因舊刻校之補殘剋繆凡若干言乃又訂其錯簡還其缺文於是

史通始可讀云昔人多稱知幾有史才考之
益信兼以性資耿介尤稱厥司顧其是非任
情徃徃捃撫賢聖是其短也至於評隲文體
憎薄牽排亦可謂當矣善讀者節取焉可也
前史官陸深書于布政司之忠愛堂

凡校勘粗畢譌舛尚多惜無別本可參對
也方俟君子昔人以思誤書爲一適斯言
殆未可廢也故宜如右廿又四日深再題

史通者唐鳳閣舍人劉子玄所著也子玄生
秉異質少有偉志出摠角即能上下諸史包
括寰區是書蓋其再入東觀所成皆商確校
勘諸家精語竒詭畢陳如闢草囊螢裁剪掇
拾光采哀聚吁亦勤矣然語激而氣輕於道
或未可會耳按子玄語張說入證魏元忠事
曰無誣青史爲子孫累及答鄭惟忠所問文
士史材之說世稱篤論子玄者正亦不媿良

直也已余聞史事如繪家數種種貌形肖物
逼真者名家耳昔有中貴人自慊其陋每畫
史爲作者愈似則愈不當其意爰有移他眉
目娟好以媚之者遂蒙厚賞焉嗚呼不虛美
不隱惡畫師固亦稱史也要之人文與時升
降聖王在上典史職者無亦聖人之徒故夫
虞書所載四仲厥民析鳥獸孳尾諸條誇二
十八字耳後之候氣觀象者所不能違萬世

律歷之宗也視夏小正秦月令何如耶禹貢
一書豈禹自修今雖陵谷變遷天文地理民
風物產居然可見山經地志祗益紛紛耳乃
春秋則仲尼約之以經世者可以例論乎哉
彼丘明遷固而下世亦有作未暇深議史通
歷有評品或者未免遺論中間然有可以質
諸仲尼者子玄嘗以史通自擬太玄謂後世
必有如陸公紀張平子者印可千載矣詎知

我儼山陸先生子淵以館閣宿望出參江藩
內外所著亦既富矣及左轄吾蜀謂史通漫
漶不可讀暇日節易而翻刻之豈亦憫其憤
鬱勤苦者哉子玄有知寧不抵掌九原矣夫
嘉靖乙未歲仲冬九日漢嘉後學彭汝寔序

刊正史通序

昔者孔子嘗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味斯言也則雅頌在當時見者亦
衆矣必俟孔子後正者何也蓋權衡談輕重
乃昭尺度懸長短斯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聖賢者誠萬世之權度哉愚舊讀史通見其
缺文複意繁詞冗意心頗疑之掩卷而思展
卷而玩莫可爲懷者矣

儼山先生帥蜀之初乃取而正之篇章旨趣
各循其軌意恆而文順事核而理瑩自是始
爲完書此無他蓋先生以江南鉅儒養之翰
苑復三十餘年其學邃故其思精其思精故
其見高如扁鵲視人五臟皆見庖丁遊刃自
無全牛故稱量之下銖兩自明分寸不爽固
其所哉厥功豈獨倍於作者殆升孔堂以續
雅頌遺音矣近世有訂周禮之誤以補冬官

之缺或謂事類而功倍未知然否且群書之
誤尚不止此先生將次第正之其嘉惠後學
之心益宏且遠矣敬當立雪以俟
嘉靖乙未長至日後學李佶謹識

圖書



